

想斷輯編

嘉恒陳

一、關於新面貌

五月號終於出來了，但是恐怕讀者不見得滿意的吧？停止一期，雖然是一種必須、一種作業上的不得已，期許給讀友們「新面貌」，如果還讓讀友們失望，這個歉疚就更深了。

那麼，「書評書目」的新面貌應該是什麼呢？「天上一日，人間千年」，雖然只有九年的歷史，在臺灣這樣艱困的雜誌的生存環境裏，也可以算是有「年紀」的吧？一個上了年紀的人，他應該以什麼面貌示人？而況「書評書目」這樣的一個名字和性質，彷彿是一個「世家」，它連「髮型」都不許輕言變易的吧？

二、關於封面

也許它「面目」可憎？它破破爛爛？它灰灰暗暗？相應於「新面貌」，它莫非是一個「反動」？你怎麼知道關於新面貌，我直到付梓瞬間，還徘徊於「更新」、或者「更舊」之間。

更舊也可以是更新嗎？可以的，板橋林家花園的更新是毫不留情的夷平它，蓋上方方正整的新廈。這不是更新嗎？你為什麼心痛？這是可以理解的——有一些道理很簡單，對一些人來說却極難了解，也許，我們必須順應潮流，以功利來開曉，不要咄咄以文化來呼籲，而這樣輕描淡寫的說說：「留下它吧！留下它，給外國人看新鮮！」你知道，可以給人家看新鮮是可以有門票收入的。你看，更「舊」的也可以更「新」鮮了，不是嗎？

那天，我們去到林家花園，陽光是一片耀眼的亮麗、夷為平地的花園厝址，散碎的瓦礫互相砥着，安慰着彼此的創傷，一陣和風拂過，一片規灰，不！一隻古蝶，飛起，像一縷花魂回來探

訪她自己，一陣喁喁嚙嚙，之後，又復翔起，歇在我們腳下，願意成為我們封面……

三、關於批評

跟任何創作一樣，評論亦有他自己的風格，他自己的批評方式，但是，評論亦必有其「規範」，善意的批評，固然較易入耳，但這樣的批評就接收者而言，亦具有其自由選擇的餘地，批評的功能亦必大打折扣。而所謂「惡意」的批評，却往往是犀利的、具體的、無所遁逃的。其實，善惡本乎一心，而且本乎被批評者的一心，所以，必須提倡的是被批評的風氣和風度的吧？雅量一備，所有的批評相信都成為善意，這就被批評一方而言者。就批評者一方而言，假如都能自出於個人本位，站在純然客觀以及多數的立場發言，雖然嚴厲亦必氣壯，即使刻薄一些，也必有其溫柔之緻的吧？「書評書目」如果要新人耳目，必須是在批評的廣度和深度上表現。批評何須勇氣？須要勇氣才能批評的社會一定不是健全的社會，一定不是開放的社會；一個健全的社會是坦於開放、敏於接受、一片批評、處處是「病」的社會——所謂新企劃、新出發的五月號的本期本刊，這才是它的實質的吧？就心的是：它只具備了批評者的一點點「可能」，被批評者的「可能」還有待證驗。

四、關於讀書

書的功能在於「輸」，作者輸出，讀者輸入，讀者作者、入入出出、品德學問兩贏無輸。讀書的時分是交感的時分，這是一瞬的歡愉，也是一陣的悸動，這一個讀書的世界，竟致於可以使一個人在生命的臨界狀態下鎮定如恒、滿心喜悅。創作是一個世界，閱讀又是一個世界，「讀書散記」就是這個世界的頂頂真實的記載，看人家讀書，竟至於感動莫名，這個世界，誰說不是有情世界？